

焦點話題  
Focus Issue

# 概談莫札特的 藝術歌曲及演唱方式

## General Talk of Mozart's Art Song and Performance Way

席慕德

Phyllis M. T. HSI

中華民國聲樂家協會理事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兼任教授





**莫**札特一生從未中止歌曲的創作：從最早十二歲時（1768）所作的〈An die Freude〉（致歡樂）和〈Daphne, deine Rosenwangen〉（黛芙妮，妳粉紅的小臉）到去世那一年（1791）的三首兒歌：〈Sehnsucht nach dem Fruehling〉（春之渴望）、〈Im Fruehlingsangang〉（初春）以及〈Das Kinderspiel〉（遊戲）。幾乎每年都有幾首，但這些歌曲在質和量上都無法和他的其他聲樂作品相提並論，甚至它們是否能被稱為我們當今所謂的「德國藝術歌曲」還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然而，它們在德國藝術歌曲的發展上，有著承先啓後的地位。因此，如要談我們今天所認識的「Lieder」，大多數學者都會從莫札特的歌曲談起。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只能說莫札特的天才一再地在這些小品中顯現出來，有的充滿戲劇性，旋律優美，有氣氛、有感情；有的明亮快樂，自然而易唱；有的帶著童心，有的展現出仁者的智慧，還有一些強調的是凡夫俗子的幽默。

這些歌曲各種風格混雜一堂，有的以海頓的歌曲作範本，有的是義大利歌曲的形式，有的像歌劇詠嘆調，有的是兒歌。似乎都是他休閒時信手拈來的即興作品。雖然莫札特本人並不重視這些作品（一共三十六首，生前只發表過七首，其中還包括兩首三重唱，有幾首最美的歌曲之作者權，他還送給了一位朋友），也不是他創作的重心所在，但它們還是流傳下來了，並且受人喜愛，其中有多首至今仍經常出現在獨唱會上，有一些甚至變成了德奧的民謠。

在此讓我們來進一步談談他的一些較為大眾熟悉的歌曲。〈Ridente la Calma〉（平靜的心綻開了微笑，1772）：這是一首義大利文的Canzonetta，內容讚美的是內心的平靜和幸福的愛，此歌旋律優美，流暢的聲樂線條，沒有太多對比的氣氛，是一首純美聲的歌曲，深受女高音的喜愛，但完全沒有所謂的德國藝術歌曲的風格，作此歌時，莫札特年僅十六歲。

〈Oiseaux si tous les ans〉（小鳥每年都回來，1778）與〈Dans un bois Solitaire〉（在孤寂的森林中，1778）：這兩首法文歌曲是莫札特二十二歲時的作品，是為他在Manheim的一位女朋友作的，風格則接近當時流行的巴黎風味詠嘆調。第一首敘述小鳥每年飛向遠方，不只是追尋陽光，也是為了尋找愛的歡愉，因為像花朵一樣，愛也有盛開的季節，旋律簡單類似宣敘調，伴奏以很多優雅的倚音，來代表鳥的叫聲。第二首〈在孤寂的林裡〉頗具戲劇性，敘說一位在森林散步的少年，不小心把沉睡的愛神吵醒了，為了處罰他，愛神一箭射穿了他的心，從此他就要為愛而悲傷。莫札特用不同速度的變化，將這首歌寫得像一首充滿悲劇氣氛的詠嘆調。〈Warnung〉（警告，1784），這原本是為男低音寫的由交響樂伴奏的詠嘆調，很可能是為某一齣未完成的喜歌劇的插曲。由於歌詞的內容幽默可愛，早已是女高音愛唱的曲目了。緊接著的〈Komm, Liebe Zither〉（來吧，可愛的奇特琴）就更像歌劇《唐·喬望尼》裡面小夜曲的範本了。〈Der Zauberer〉（魔術師，1785）是莫札特寫作《費加洛婚禮》（1786）前一年的八首歌曲之一，描寫的是少女戀愛中的情懷，將情人看成是一位魔術師，能叫她一會兒熱、一會兒冷，一會兒快樂、一會兒卻又悲傷。莫札特在此充分顯露了他的戲劇性和幽默



感，少女越講越興奮，伴奏在平穩中也會突然出現驚人之舉，尤其是在每段的結束時，都會有一陣子的狂亂，清楚地表達女孩子心情的激動。這首歌讓我們想到了莫札特歌劇中的兩個角色：Cherubino和Barbarina（《費加洛婚禮》）。

一七八五年六月八日莫札特寫了一首至今仍被認為是詩與音樂最完美的結合，是他那一個時代文學與音樂的典範。音樂學者們認為這首歌在德國藝術歌曲的發展史上佔有極端重要的地位，在這首歌中，鋼琴伴奏首次脫離歌聲的旋律，扮演另一個角色，敘訴他自己的故事。學者們認為，就算是莫札特一生只寫這一首歌曲，也足以在藝術歌曲中佔一席之地了。這首歌就是經常在音樂會上出現的〈Das Veilchen〉（紫羅蘭，1785）。歌詞是歌德的一首短詩：「一朵紫羅蘭開在草原上，它是一朵害羞又不惹人注意的小花，遠遠地走來一位年輕的牧羊女，踏著輕快的腳步，還快樂地唱著歌。紫羅蘭想：啊！但願我是世上最美的花朵，只要能有一片刻被心愛的人摘下，擁入她的懷中，那該多幸福。女孩子走過來了，但並沒有看見這朵小花，一腳踩在它身上。紫羅蘭死了，但卻一面興奮地想著，只要能為妳而死，死在妳腳下。啊！多麼可憐的一朵小花。」全詩共分三段，莫札特每段都用一個不同的旋律，中間還加上戲劇性的間奏，突顯全詩中三個不同的角色：敘事者、牧羊女和紫羅蘭。此曲作於莫札特在維也納度過的最後十年（1781-1791），也是作曲巔峰時期的前段。它符合藝術歌曲應有的一切條件，對後來的藝術歌曲產生很大的影響。

兩年之後的一七八七年，莫札特除了忙於寫作《唐·喬望尼》以外，還寫了八首歌曲，它們之中比較有名的包括〈Die Alte〉（老婦人）、〈Trennungslied〉（別離之歌）、以及〈Als Luise die Briefe ihres ungetreuen Liebhabers verbrante〉（當露惹絲焚燒她的負心情人的情書時）。最後這首歌的歌名特長，是莫札特歌曲中最奇特的一首，全曲只有二十小節，但其戲劇性和悲劇的氣氛無比強烈，歌聲有時是激情的朗誦，有時則是優美的詠嘆，鋼琴伴奏音色多變，同時強而有力，我們幾乎可以看見火爐中的火焰，還有那些逐漸化為灰燼的情書。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莫札特把這首歌以及第一首〈Traumbild〉（夢景）的所有權送給了他的好友Gottfried von Jacquin，後者死後，其家人把這兩首歌當成他的作品發表，而莫札特終其一生，沒有承認這是他自己的作品。

〈Abendempfindung〉（黃昏感懷）、〈An Chloe〉（致克羅埃）也是這八首歌中較有名的。前者足以媲美他最成功的歌曲〈紫羅蘭〉，後者是一首輕快的小詠嘆調，混合了一些莫札特最常用的旋律和樂念，詼諧與嚴肅交替出現。

莫札特最後的歌曲就是前面提到過的三首兒歌：〈Sehnsucht nach dem Frühlinge〉（嚮往春天）、〈Im Frühlingsanfang〉（初春）及〈Das Kinderspiel〉（遊戲），均作於一七九一年一月。有人說這些歌很可能是莫札特為自己的孩子作的。

總結來說，莫札特在藝術歌曲發展史上的地位，並不是建立在他歌曲作品的全部，而是其中少數幾首傑作。這少數幾首歌具備了德國藝術歌曲的特點：含蓄優雅，多變化但不失其自然，歌詞與音樂配合得當。它們影響了後世的作曲家，也為早期德國藝術歌曲留下了典



範，一直流傳到今天。

讓我們再來談談應該如何來演唱莫札特的歌曲。首先我們要了解演唱藝術歌曲和歌劇詠嘆調的分別，然後是莫札特的聲樂線條與色彩和後期浪漫派作曲家的差別。從曲式和結構來講莫札特的歌曲都比較簡單，有很多都是分段式，音域也並不特別寬廣。它們的吸引力在於簡單甜美的旋律或是歌詞中所隱藏的暗喻或幽默。唱這些歌，吐字清晰、詮釋力強非常重要。有經驗的歌者都知道，要把一首簡單的歌唱得有生命、能感動人，要比唱一首音樂和旋律都非常複雜的歌難多了。莫札特歌者大多有其聲音的特質與色彩。

再談到tempo（速度）的問題，在莫札特的藝術歌曲裡，速度幾乎左右了歌曲的效果和氣氛，也同時產生了技術問題。一首本來該快的歌，唱慢了可能變得笨重不易唱；本來該慢的歌，唱快了，它所預留的呼吸空間縮短了，一樣會造成問題。舉個例子，他那首〈Ridente La Calma〉（平靜的心綻開了微笑），標示的速度是larghetto，是一首非常平靜的曲子，所有的短音都要完整，不慌不忙的唱出，如果以這個速度唱出，則高音的attack和後半段的花腔都比較容易，因為相對的，休息的空間也長了。但是有一些人，因為看到這首歌中那麼多的十六分音符，很自然的就認為這是一首輕快的歌，而把它唱成andantino，甚至更快，不但自己唱得上氣不接下氣，十六分音符無法交代清楚，更重要的是完全誤解了歌曲原本想表達的那種平靜寬廣的氣氛。當然，如果以本來的速度來處理這首歌，對某些歌者來講，它突然又變成一首不是那麼容易的歌了；那些本來以為可以輕巧帶過的音，突然變成必須連在一起的清楚音符，呼吸的需求量也增加了。這是我們在詮釋歌曲時經常要面對的問題，有些歌因為速度唱對了，而變得容易唱；有些歌卻是因為我們把速度作了大幅的改變，才能掩飾技巧的不足。

也許莫札特知道「速度」會限制了某些歌者的表達能力，因此他的很多歌曲沒有速度指示，只有表情指示：〈警告〉一曲的表情是schezzhaft（詼諧的）；〈魔術師〉的表情是tief erregt（非常激動）；〈春之渴望〉的表情是Froelich（快樂的）。給了歌者相當大的詮釋空間。

不論是歌劇或是藝術歌曲，演唱莫札特都非易事，因為那些看來簡單的作品，要求的卻是嚴謹的詮釋，注意細節卻又不失其自然，輕巧快樂但不輕佻，歌聲中有悲歡但更重要的是知道如何節制。